

2016年11月第一百期



迟来的再见

文/黎艳局

路上的风悠悠荡荡，飘飘摇摇，拂过混杂着泪水和雨水的脸，那么猛烈，却也吹不醒那凋零的心。暗黑的夜为那肆虐无情的冷雨更添士气，仿佛要将人间的无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夜的确很静，独自一人游荡在街头，感觉有点冷。转悠悠好几圈了，最后不得不踏上了回家的那条小巷。静，静得只听见我的鞋子和路面敲击的声音。这条路那么漫长又似乎那么短暂，其中的矛盾让我哭笑不得。不知不觉来到了家门口，掏出温热的钥匙，当触碰到冰冷的门锁时，指间的钥匙也似在一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打开门，屋内漆黑一片，开了灯，平日不觉得宽敞的屋子此时空荡荡的，我坐在沙发上，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脑海里。

“喝？你说我只知道喝？这么多年了，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有多累你知道么？”是父亲的声音，又是一个老旧的话题。多少年了，他们吵架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可吵架的原因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并且能够让我逐渐麻木，可笑的是我内心的愤怒竟比伤心还要多。门外，父亲又骂骂咧咧，酒气弥漫在空气中，像是拼命让我知道这粘稠的空气是有多脏。母亲的声声抽泣直击我心灵，可我却没有勇气打开这扇门，出去抱一抱她，扶住她颤抖的肩膀。即使是无力的安抚，我想她也是需要的吧。

“我无理取闹？我为孩子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地工作，回到家还要忍受你酒后的脾气，照顾烂醉如泥的你，难道你都没看到吗？”平日里温柔端庄的母亲提高了音量，以至于在房间里的我都能一字不漏的听到她说的话。

“砰——”是杯子摔在地上的声音，很大，随后粗鲁的争吵声叫骂声朝我的耳膜冲来，“走，走，有本事你走！”喝醉的父亲就是如此不可理喻，我看不清母亲在说什么，倚在门后的我紧紧拽着手机，骨节已泛白，却感受不到

痛，我没有选择开门去制止，而是缓慢地走到床边。是的，也许我尽不到一个作为女儿的责任，可我想我出去的话他们会吵得更凶吧，因为他们默契地认定都是为我而累，为家而累，为我而吵，为家而闹。窗外的月亮不太圆，缺了一角，原本皎洁的月光怎么就变得如此凄冷？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泪水早已流干，我在想，是他们多少次这样的争吵才能让我变得麻木不堪？

第二天，走出房间，空气中的酒味还未来得及消散干净，客厅一片狼藉，我只能默默苦笑。收拾地上的杂物碎片时，心里忽然莫名地抽了一下，猛地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蹲在地上的我不知所措，唯一能做的就是个劲地流泪，泪水顺着脸上的纹路梳理我的表情，此时的我多么狼狈，无助感一层一层地将我包围着，让我喘不过气来。

不知过了多久，大门开了。是母亲，她憔悴的样子着实让我心疼，看着她走进房间，我连忙跟了上去，接下来便看见她把衣物一件件快速收拾好，我站在她身后有点惊慌，她真的有那么讨厌这个家，想尽快逃离吗？不然收拾行李的动作怎会如此之快？我问她：

“妈，您不要我了吗，您是要走了吗，如果要走的话能不能把我也带走？”我泪水又一次绷不住落了下来，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我还在小心翼翼地等着母亲的回答，母亲也红了眼眶，没有说话，只是抱住我。这期间的沉默让我愤恨，我狠狠地推开母亲，死死地盯着她，没有祈求她留下，而是死命地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听着她说出那句“再见”，说完还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她似乎也在等着我说“再见”，可我不想和她再说再见，难道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我释然吗？我做不到，母亲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抽出一张纸，写下一串数字，她递给我，我没有伸手，她就硬塞到我手里，原来这么快就换了新号码。我无理智地胡乱一撕，母亲泪水也掉了下来，拉着箱子毅然离开，而我站在原地，没有追上去，她的背影被我的泪水模糊了，我只知道在那个清晨她走了，走得很决绝，没有回头。

平静下来的我捡起地上的纸片，一片一片地拼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电视剧才会发生的剧情会在我身上演绎，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才十几岁就要经历这么深刻的悲欢离合场面。

望着那号码，我瘫软在地放声大哭，我想问，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又不知道该问谁，接近崩溃的我只能用尽力气去哭，想把全身力气都消耗掉，这样我才不会有力气去想过去。

昔日里温馨的家早在几年前就消失了。母亲走后，父亲也很少回家，家里没有了争吵却也安静得可怕，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我才有勇气拿出粘着胶带写有号码的纸片，无数次我把它敲打在通话键盘上，又一次次挂断，返回，然后蒙着被子流泪。

一年过去了，我至今没能再见到母亲，我好想对她说我好想好想她，我想对她说出那句再见。在这个夜晚，我拿出了手机，按下了那串既熟悉又陌生的号码，当电话响起第一声忙音时，我原本砰砰直跳的心此时却平静了下来，等着那声久违的“再见”。

黎艳局 天峨县高级中学1602班

要母亲一个拥抱

文/莫佳雪

从小我便与妈妈感情极好，在这个充满叛逆气息的青春里，我还喜欢像以前一样受了委屈或开心高兴时就往妈妈怀里钻，要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周末放假，我独自走在空荡荡的大路上。夕阳把影子拉长，愈显我的落寂。路旁的芦苇随着风一阵一阵地晃动，笼罩着夕阳洒下的金辉。但我没有心情欣赏美景，我的背包里还有在学校测试的那张试卷，包括试卷上的分数，这都令我烦躁，那沉重的作业和繁杂的书本内容压的我喘不过气。踢着路边的石子，抬头望着还残留夕阳温暖的前方，我对未来感到深深的无力与迷茫。恍然发觉，我又落在这条路的后方。

本来五点该到家的我，却在六点多才打开了家门。饭香味扑鼻而来，看到妈妈正在切菜，然后备油、开火，麻利地将佐料一下锅。那熟悉的步骤，我知道她又是再为我准备我爱吃的菜。那忙碌且略显疲惫的身影，我有些愧疚。这个让我放松，让我得到安慰，小巧而又温馨的地方是我的家。我不应该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握了握书包背带，努力把心里的烦躁收藏起来。

扬起微笑，走进家里，把书包放下。往厨房走去，经过餐桌抽出一张纸巾，为妈妈擦去额头隐隐冒出的细汗。突然发现以前需要踮着脚尖才能够到她脸颊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快跟她一样高了。仔细一看，妈妈原本秀丽的黑发，竟然夹了几丝银丝！她一直在为我们劳累奔波着，我忍不住心酸，感到更多的愧疚涌上心头。往下看，妈妈在闭着眼，似是满足似是享受，但也有微微的焦急，怕菜烧糊了？我快速擦完，说：“好了。”妈妈睁开眼，赞许地说：“谢谢闺女。”接着快速转身炒菜，当妈妈她端出香喷喷的菜时，我趁机挽住她的手臂说：“老妈你太好了，今晚我要和你睡，好不好？”妈妈笑开了，擢着我的头：“这么大了还跟妈妈睡，羞不羞！”虽是责备的话，但我看到她眼里的爱怜，这是属于我们的幸福。

晚上，我枕着妈妈的手臂睡了一个好觉。

莫佳雪 天峨县高级中学1610班

藏在心底的幸福

文/黎巧巧

中午，父亲拿了五下元钱给我，叫我骑自行车去买几斤白菜。不料，我刚买完菜，这天气说变就变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天空中便下起了倾盆大雨。我跑到旁边的小卖部躲雨，我以为父亲会给我送伞来，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街的那头始终不见父亲的身影。雨渐渐地小了，直到不下了，父亲的身影始终未出现。

我有些失落，伤心，甚至有些愤怒。骑自行车，用力踩着脚踏，车速越来越快，突然听见急刹车的声音，我摔倒在地，顿时右腿传来一阵阵疼痛，我呻吟着。一个微胖的身影在我面前蹲下来，是一位叔叔，他着急地问我：“你没事吧？”一边用手想把躺在地上的我扶起来，带我到旁边的大树下休息。可是我的右腿实在是痛得厉害，我只能坐在地上，此时我看到了叔叔额头上沁出了很多密密麻麻的汗珠，我知道叔叔是在为我担心，于是我拿出了我的手机给叔叔，让叔叔帮我打电话给我爸爸。现在，先前的失落，愤怒全都消失不见了，只是好想要即刻见到我的爸爸。

过了十几分钟，我看见了那熟悉而又亲切的身影。那身影越来越近，我的心也就越来越平静、安稳。爸爸跑到我的面前，蹲下，气喘吁吁地问我：“怎么样，疼吗？来，我们去医院看看。”爸爸把我的双手放在他的肩上，因为我的身材有点庞大，他站起来时显得十分吃力，我感觉到爸爸的双脚都有些许颤抖，一路上爸爸都是小跑着的。我趴在爸爸的背上这才知道爸爸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他付出的是那么多，太多太多了。父亲消瘦的身躯把我弄得生

疼，但又那么温暖、那么安全。

来到医院，本来我认为是不用挂病号的，可是父亲怕我的腿会变得更严重，于是在父亲的苦口婆心之下我就依了父亲了。病号房在四楼，父亲背着到了楼梯口，可是电梯口有好多人，一眼看过去全是挤满了人，于是父亲带我走了楼梯。本来爸爸背着我我就很累了，现在却又要爬梯，我看着满头大汗的爸爸，真的好想用手去帮爸爸擦擦汗，看着爸爸消瘦而又黝黑的脸颊，我知道无情的岁月使爸爸的眼角增添了几许本是不该有的皱纹，发丝也由黑渐渐地白了。曾经听过一首歌叫《父亲》，我好想对时间说：“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好想时间的脚步都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可是很快就到了病房。纵然现在我虽有百般的依恋和不舍，我不想离开那温暖的背，但有又不得不离开。

晚上十点，病房的门悄悄的被人打开了，可我的眼睛却也怎么也睁不开，可能应该是这一天经历了太多太多事情的缘故吧！但是现在我能感觉得到有人走了进来，来到我的床边，坐下。突然我的手被一双既粗糙又冰冷的大手握在手心，是父亲的手，我感到很温暖。

这一夜我伴着幸福入眠。

黎巧巧 天峨县高级中学 1618班

颂大坝

文/龙超华

水泛着涟漪
鱼游得欢快
而您
却一直在沉默
是在坚定守护
还是在默默祈祷
我知
您责任重大
守护着这片水的汪洋
您赐这一方人财富
予这一方水相聚
赏这一方地勃勃生机
我荣
因我属于这一方人
我敬您
向您鞠下深情一躬
我挺您
给予您最大的青昧
我赞您
为您倾唱一曲生命的颂歌
纵千言万语
仍难抑我心澎湃
我愿化作一涌泉水
哪怕一滴也好
随那淙淙流水
拥入您的怀中
尽情享受您的呵护
在您的怀中
我酣睡着
渐入梦眠
在梦中
我要向您倾诉
大坝
您就是我永恒的依赖

龙超华 天峨县高级中学 1605班